

霍譯《楚辭》植物譯法初探

仇聰聰* 陳亮

摘要

《楚辭》不僅對中國國內產生很大影響，對國外文學的影響也極為深遠。自 19 世紀以來，中外學者開始翻譯《楚辭》這一浪漫主義文本。英國學者霍克斯，多年來浸淫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之中，曾於 1959 年對《楚辭》進行翻譯。今擇霍克斯譯本，初步探究其植物譯法，以求對其概化、直譯、替代、增譯、音譯等翻譯手段做一個初步瞭解，分析其植物譯法的優勢所在，以就正於方家。

關鍵字：霍克斯；楚辭；植物譯法

壹、引言

《楚辭》一書，作為中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它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力，尤其是對詩歌的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風」、「騷」成為古人對詩歌提出的兩個最高標準，兩千多年來一直體現著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和流派。《文心雕龍·辨騷》對其影響之評價可謂切中肯綮：「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¹短短幾句，將《楚辭》之影響披露得淋漓盡致，亦能見證於後世之作品。古人善用山川草木來隱喻愛恨情愁，這也導致了詩歌中植物名物的層出不窮，而《楚辭》中的植物，更是為歷代學者考究不迭，以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²。關於《楚辭》植物研究的專著，有宋代吳仁傑的《離騷草木疏》、清人周拱辰的《離騷草木史》、姜亮夫的《楚辭通故》、深圳一石的《香草美人志：楚辭裡的植物》，以及臺灣學者潘富俊的《楚辭植物圖鑒》等，諸家闡釋角度不一，各有所長。

植物因其生長習性，分佈極為廣泛，而《楚辭》所列種類更是駁雜，學者研究考證不能概其全貌，以成確詁。自 19 世紀以來，不少中外譯者曾翻譯過《楚辭》這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的若干篇目，尤其是以翻譯屈原的詩篇為主。諸如翟理斯(H. A. Giles)、理雅各(James Legge)、韋利(Arthur Waley)等西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12)、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5CZW012)、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13ZWC014)

* 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江蘇南通 226019

¹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頁 48。

² 金良年：《論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211。

方漢學家以及楊憲益、卓振英、孫大雨、許淵沖等中國翻譯家都進行了積極嘗試。今以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譯的《楚辭》(*The Songs of the South*, 1985)為底本，初探其植物譯法，以拋磚引玉。

霍克斯選取《離騷》、《九歌》、《天問》等共十七章進行英譯，多為屈原的作品。譯書前有一篇洋洋灑灑的緒論，用以分析《楚辭》成書年代、作者、時代背景等。每章翻譯又有前言和筆記，用以補注翻譯中的疑難之處，足見其用功之深。通覽霍克斯所譯全書，不難發現其翻譯手法之精妙，尤其於植物名稱的翻譯，更是匠心獨運，別具特色。今擬從概化、直譯、替代、增譯、音譯這幾個角度，專門對其翻譯《楚辭》植物的手法進行探究，期以此為突破口，更進一步瞭解霍克斯的漢學成就。

貳、概化：概而化之

《楚辭》中出現的植物，並非全部長於楚地，也並非全部是古今有之。有些植物古時有而今時無，又有古時稱彼今時稱此之種類，更有中國尚存而國外罕見之，如「揭車」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香草，今已不知具體為何物。雖然潘富俊將其歸為「珍珠菜」，但也僅僅是一種推測而已，並不能證實。又如「江離，古又名：麝蕪，靡蕪，芎。今名：芎藭，川芎。」(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鑑》)再如《楚辭》中出現的「扶桑」專指神話中生於日出之處的神木，與現實中常作為觀賞植物的「扶桑花」並不屬於同一物。「浮萍」一物，廣泛分佈於中國各地的池沼及湖泊之中，在國外實屬罕見。如此駁雜的情況，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都有一定研究難度，於國外漢學家的研究難度就可想而知了。中國兩部文學經典，《詩經》的譯本早已有之，而《楚辭》的翻譯甚為滯後。究其原因，一來如宋朝黃伯思《東觀餘論》所云：「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³，帶有非常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給人以理解上的困難；二來《楚辭》遣詞造句，多用生僻險字，不利於通暢閱讀。因而，霍克斯在翻譯《楚辭》時，對其中部分植物採用了概化的翻譯方法。所謂概化，即針對詩歌中的部分植物，它們僅僅是生長於中國的一種草而已，把其大概歸於某一相近科屬並不會影響原文意境。霍克斯用這種翻譯方法處理翻譯《楚辭》過程中遇到的僅生長在中國的植物種類，可謂獨具匠心，而又恰到好處。

比如《離騷》中，霍克斯翻譯「雜杜衡與芳芷」為「And asarums mingled

³ (宋)黃伯思撰：《東觀餘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with fragrant angelica」⁴，句中將「杜衡」譯為「asarum」，意為「細辛屬」。《楚辭通故·博物部》中記載：「王逸注：杜衡芳芷皆香草也……陶隱居云：杜衡根葉都似細辛。」⁵《〈本草綱目〉全解·別錄》中亦有記載：「……(杜衡)根葉都似細辛，惟氣小異爾！處處有之。」⁶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鑒》中提及：「杜衡為細辛屬(Asarum)植物，形態和氣味都和中藥常用的細辛(A. heterotropoides Fr. Schmidt)類似。」⁷反諸《楚辭》原文上下，屈原並列數種，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等，均為芳香植物，由此可見，杜衡於句中的作用僅僅是詩人感興寓意的一種香草而已，並無必要詳考其具體為何物。再者，杜衡這種植物，主要生長於中國的湖南等地，是楚地的地域性植物，非專門的植物學家實地考察，很難對其知之甚詳。換言之，霍克斯將其譯為「細辛屬」，概化於相似的科屬之中，共用其相同之處，並無傷大雅，對於西方讀者閱讀《楚辭》有利而無害，從某種程度上擴大了中國經典文學作品《楚辭》在域外的傳播。

又如《九歌·湘夫人》中「白蘋兮騁望」句，觀其譯文「Over the white sedge I gaze out wildly」⁸可知，摘句中「白蘋」被譯為「white sedge」，意為「白莎」。看本句字面意思，詩人站在「白蘋」遍佈的地方放眼遠望，那麼，此物當是叢生，更有可能是水生或澤生植物。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青蘋，似莎而大者。……張揖曰：『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楚辭》有白蘋，與青蘋一種，色少異耳。』」⁹朱熹於《楚辭集注》中注云：「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食也。」¹⁰由此當可證實，「白蘋」實為水生植物，且為莎草類植物。轉而再去理解霍克斯的翻譯便順理成章了。白蘋長於南方湖澤，莎草多分佈於潮濕地區，兩者有相通之處，況且於「白蘋兮騁望」句中，白蘋僅是一種澤生植物而已，作用在於渲染作者所處環境與地點，換做其他相似的澤生植物一樣可以達到原詩所要表現的意境。因此，霍克斯將「白蘋」概化為莎草科植物，並運用於《楚辭》的翻譯之中，與原文大旨並無過分偏差之

⁴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p. 69.

⁵ 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三輯)》(山東：齊魯書社，1985年)，頁563。

⁶ (明)李時珍著，宋敬東注釋：《〈本草綱目〉全解》(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頁125。

⁷ 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鑒》(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頁39。

⁸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108.

⁹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33。

¹⁰ (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35。

處。反而他的這種概化譯法，既讓讀者知曉這是長在中國的一種草類，又準確傳達了原文所要呈現之內容，甚為可取。

再如「槁本」一物，為傘形科植物，主產於中國湖南、四川、湖北、遼寧等地，《九歎·怨思》有「漸槁本於洿瀆」句，字面意思是「把槁本(一種白色的花)遺棄在污泥之中」。霍克斯譯此句為「Nothosmyrnum soaked in a muddy ditch」¹¹，將「槁本」譯作 nothosmyrnum(白苞芹屬)。《楚辭通故·博物部》「槁本條」釋為：「洪補引《管子》云：五沃之土，五嗅疇生，蓮與蘼蕪槁本白芷。」¹²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鑒》中說它「葉似白芷，香味同芎藭，苗似水芹，又和蛇床相像。五者同屬傘形花科，植株均有特殊香味。」¹³白苞芹屬系傘形科，傘形目，花白色，產東亞，我國亦有種植。霍克斯在翻譯之時將「槁本」這一植物概化為「白苞芹屬」，兩者均是花開白色，放諸原句中均能呈現「棄潔白之花於污泥之中」之意，對於西方讀者理解詩歌原文並未造成困阻，可見這一翻譯手法具有很大的可行性。通過概化的翻譯手法，霍克斯可以把一些難以具體描述的或者是域外讀者很難想像出具體為何物的中國特產植物，通過歸類的方式展現給他們，方便其接受並研究《楚辭》，而且難能可貴的是，他這樣翻譯之後，並未出現因詞害意的現象，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楚辭》原詩的文貌。

三、直譯：力求忠實

直譯是將漢語譯為英文或其他文字常採用的一種翻譯方法。直譯的翻譯方法，能夠更大程度地忠實於原文內容。直譯的方法自古有之，「在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譯經原則。有人認為，支謙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譯說了』(羅根澤語)。晉、前秦時道安繼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謙更為明確的主張，即『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¹⁴另有，嚴復翻譯《天演論》時提出的「信達雅」的標準廣為學界接受，其中「信」字更是翻譯學的標準之一。正如羅新璋《譯藝發端》書中《百年猶說信達雅》篇所云：「『譯事三難信達雅』，嚴復在《天演論》初刻本『刻訖寄津覆斟，乃為發例言』，破題這句話，可能

¹¹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288.

¹² 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三輯)》，頁 591。

¹³ 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鑒》，頁 187。

¹⁴ 張景豐：〈從中國歷史上四次翻譯高潮談翻譯理論的發展〉，《語言與翻譯》，(2012 年第 3 期)，頁 48。

連他自己也沒想到，以其論譯幾於道，一言而為天下法！」¹⁵由此可見，直譯這種最大程度地忠實於原文的翻譯方法，完全符合嚴復提及的「信」的翻譯標準。漢王逸《離騷經序》之文有「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¹⁶。《楚辭》所提及的近百種植物，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香草善木，二為惡草臭木，兩類特性不同，譬喻自當殊異。正是因為《楚辭》的這種手法，使得人們對植物的認知或多或少地摻雜著一些情感因素。如此言之，霍克斯翻譯《楚辭》中所列植物時，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準確區分草之善惡，並明白無誤的傳達給英語世界的讀者，使其得以毫無偏差地理解某種植物在《楚辭》中的象徵或譬喻意義。為此，霍克斯採用了直譯的翻譯手法，將最貼合原文的內容呈現出來。

比如，在中國文化中，「蘭」這一植物被賦予了很多象徵意義，且無論雅俗均是褒贊有加，幾無貶義之形容，被譽為「花中四君子之一」。周建忠師曾如此形容：「松竹梅『三友』馳譽而有缺憾：竹無花、梅無葉、松無香，而蘭花『獨並有之』四者皆備，這就是：有節、有花、有葉、有香。」¹⁷蘭香最為特別，被視為芳香之冠，有「王者之香」的美譽。在《楚辭》中，有十數章提及蘭這種植物，僅僅《離騷》一篇就近十次提到。因此，在翻譯《楚辭》之時，就要用直譯的方式把它真實呈現出來，幫助讀者理解其「以配忠貞」之意。若要直譯，便需搞清楚《楚辭》中的「蘭」到底為何物？蘭草亦或是蘭花？周建忠師在《蘭文化》中辯證各家學說後得出結論：「孔子所歎、屈子所佩、曹植所詠，皆為一物，即『幽蘭』，即現代意義上的蘭科植物『蘭花』。」¹⁸在英語文學中，蘭花有木本和草本之分，英語常以「lily magnolia」或者「magnolia」稱木本蘭花；而草本的蘭花，以「cymbidium」或者「orchid」為常見，且名稱繁多，不勝枚舉。《離騷》文中有「纫秋蘭以為佩」，霍克斯翻譯為「And twined autumn orchids to make a garland」¹⁹，其中「蘭」被譯為「orchid」，即為「蘭花」之意，且為草本蘭花，這種譯法與周建忠師之見不謀而合。蘭花原產於中國，多以中國蘭稱之，是中國十大名花之一，至今已有千百年的栽培歷史。姜亮夫云：「屈子芳草

¹⁵ 羅新璋：《譯藝發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134。

¹⁶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

¹⁷ 周建忠：《蘭文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年），頁2。

¹⁸ 周建忠：《蘭文化》，頁46。

¹⁹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68.

之喻，重在其作用，故但求足以明楚賦中用意足矣。」²⁰美國漢學家 Gopal Sukhu 亦有關於「蘭」的說法：「『蘭』通常被翻譯成 orchid，因為在現代漢語中，orchid 就指代『蘭』這種花。」²¹由是觀之，orchid 似可作為中國的「蘭」在西方語言世界裡的代名詞，在表示中國蘭的時候同樣擁有高潔典雅、卓爾不群的象徵意義。「只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蘭花的美的價值已經超越國別地域、超越時空，令人流連忘返。

王逸說「臭物以比讒佞」，足見人們對「臭物」之厭棄，這種情緒借用於詩歌之中，便渾然一種「君子遠小人」的警戒之意。那麼，在翻譯帶有「臭物」的詩句之時，也要將其原貌呈諸於讀者，便於他們閱讀理解。如霍克斯譯《九思·哀歲》「泉耳兮充房」句為「And thorny xanthium fills the royal chambers」²²，將「菴耳」譯為「thorny xanthium」（帶刺的蒼耳）。姜亮夫《楚辭通故》中記載：「舊注云『菴耳，惡草名也』……字作菴耳者，又見《淮南子·覽冥篇》注，即《詩》之卷耳，字又作菴耳、蒼耳。」²³可見，此處「蒼耳」即為「菴耳」，霍克斯採用直譯的方法，嚴格地按照原文進行翻譯，忠實原作，符合求真務實的翻譯要求。蒼耳此物，菊科，一年生草本。果實稱蒼耳子，倒卵形，有刺，易附於人畜體上到處傳播。凡人知曉其特性便心生不喜。筆者試著闡釋下原句：香草美玉被污泥污染，房間中充滿了刺人的蒼耳。顯而易見，將「污泥」與「蒼耳」同提並論，足證兩者均為王逸所說的「臭物」，用以比喻奸佞小人。

馬建忠提出「善譯」之說：「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粗深奧折之所由然。」²⁴詳考其「善譯」之說，不外乎於翻譯之時力求緊扣原文，同時讓譯文讀者與原文作者產生跨越時空的共鳴。由此可見，霍克斯翻譯學問、各種翻譯方法運用之爐火純青、得心應手，所作譯文既信且順。

肆、替代：移花接木

魯迅曾說：「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

²⁰ 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三輯)》，頁 534。

²¹ Gopal Sukhu: *The Shaman and the Heresiarc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 Sao*.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2, p.87.

²²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316.

²³ 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三輯)》，頁 626。

²⁴ 馬建忠：〈論翻譯(文摘)〉，《語言與翻譯》，(1986 年第 4 期)，頁 5。

著原作的丰姿。」²⁵從中可以看出魯迅首重「易解」，而中國的漢語文字博大精深，尤其植物名稱更是包羅萬象，這樣難免帶來理解上的不便。《楚辭》提及的植物種類多達百種，其名稱亦是各種各樣，有的一字之差便分表兩物，有的一物兼有多名，令人目不暇接。就如《楚辭》中提到的芷、芳、菝、藥這四種名稱均指的是白芷。幸而，霍克斯在翻譯中採用了替代的翻譯手法，將《楚辭》中名稱怪異，初看不知所云的植物，根據其生長特性，選取與其本身特點相近且通俗易懂的品種加以替代，力求其易解。通過替代手法來翻譯《楚辭》中生僻的植物可謂匠心獨運，而又不失確當。

比如《九歎·惜賢》中一句，「搴薜荔於山野兮」，霍克斯的譯句為「I pluck the wild fig on the mountain moorland」²⁶，譯「薜荔」為「the wild fig」，有「野生無花果」之意。薜荔的花包被在膨大的花托內，從外面看不到開花，稱為「隱頭花序」。結果稱為「隱頭果」，形狀和大小有如蓮蓬，因此又稱木蓮。薜荔多生長於偏僻山林之間，與百花爭奇鬥豔不同，它予人以靜謐自處之感，高潔脫俗。在西元 10 世紀便傳入英國的無花果和薜荔同為桑科榕屬，且兩者花、果特點極為相似，以致在商品藥材中，無花果常和薜荔果混淆。無花果是《聖經》中古老的樹木之一，在《創世記》的伊甸園中提到人類最早的衣服是用無花果樹的葉子編制；直到今日，人們仍利用無花果樹的葉子包裹鮮果。因而霍克斯用常見易解之「無花果」替代「薜荔」，蓋因兩者特性相同，亦能自圓其說。通過這樣翻譯，讀者當可得悉，詩人自山野之中所採的是一種狀如蓮蓬的橢圓形小果，且無花果與薜荔同屬常綠品種，通常被種植在房舍外的井旁，好供人遮蔭乘涼。讀者亦能推測出自古文人栽種其於屋垣、牆角以作綠化植物的原因。在翻譯中，信和順並不是對立起來的，翻譯的本質是為了文化地傳播，那麼首要的便是使人能懂，霍克斯的替代手法可謂恰到好處。用相近之物互相替代，放諸於原文之中，雖與本體略微相差，所幸未離其本，亦足可取。一來譯介了文章，二來明白了讀者，可謂雙得之舉，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王逸《楚辭章句》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曰宿莽。」從中可知，宿莽是一種經冬不死的草，然要考證其具體為何種類卻是頗費周折。觀霍克斯所選《楚辭》十七章，「莽」這種植物共出現三次：《離騷》句「夕攬洲之宿莽」、《九章·思美人》句「搴長洲之宿莽」、《九歎·憂苦》句「遵壑莽以呼風兮」。從三句的字面句意來看，「莽」宜解為草。《楚辭通故·博物部》：「莽，《楚辭》六見。皆

²⁵ 魯迅：《魯迅自編文集·且介亭雜文二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年），頁 117。

²⁶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293.

借為薺，艸(草)也。其意則因事而變。」²⁷霍克斯對《離騷》「夕攬洲之宿莽」句的翻譯如下：「In the evening I plucked the sedges of the islets」²⁸，用「the sedges of the islets」(小島上的莎草)來表示「洲之宿莽」。「蹇長洲之宿莽」中的「宿莽」，他譯為「everlastings on the long island」，「遵壘莽以呼風兮」中的「莽」，譯為「the wilderness」。三種譯法殊途同歸，所指之物基本類同。顯而易見，霍克斯並未勞神費力地去直譯「宿莽」這一偏僻的植物名，而是緊扣語境，選取「草」這一泛化概念來替代之。原文作者「朝取木蘭，夕采宿莽」，充滿著「汨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的時間緊迫感，讀者閱讀原文只要能夠體會這種「時不待我」的感受便足矣，沒必要刨根問底探究作者所采為何物，他完全可以說「朝采這，夕采那」，只是為了詩歌意境刻畫之罷了。於是，再看霍克斯的替代之舉，不禁佩服其對中國古典文學「會通」之妙，譯文圓滿調和，令人歎為觀止。

再如，《九歌·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霍克斯譯其為「I shall pluck the thrice-flowering herb among the mountains」²⁹，將「三秀」譯作「the thrice-flowering herb」(一年開三次的香草)，恰到好處地用「一歲三華」之特性替代了原文中的「三秀」。漢王逸注：「三秀，謂芝草也。」宋洪興祖補注：「一歲三華，瑞草也。《思玄賦》云『冀一年之三秀』。」³⁰後人一直沿用其說，用「三秀」來代指「靈芝」，清人鄭澤「願偕采三秀，由來本同岑」句便是襲此。而霍克斯在翻譯之時，並未把三秀譯作靈芝，而是用靈芝的特性替代了其名稱，以此來表示原文中的這種植物，簡單明瞭卻又不失本真。同樣的例子還有一處，《九懷·通路》中「南采兮芝英」句，霍克斯將「芝」譯為「the holy herb」(神聖的香草)，此舉顯然運用了中華文化中「瑞草」之說，用「瑞草」替代「靈芝」亦不失原文意蘊。由此可見，霍克斯翻譯《楚辭》之時，針對一些特定的植物名稱巧妙地運用替代手法，從而將《楚辭》風貌呈現出來，雖然《楚辭》大量引用楚地的風土物產和方言詞彙，但經過他巧妙地翻譯手法，呈現給讀者的《楚辭》英譯本並非佶屈聱牙，晦澀難通。

伍、增譯：增其要旨

增譯法，是根據英漢兩種語言不同的思維方式，語言習慣和表達方式，在翻譯時增添一些詞、短語或句子，以便更準確地表達原文意思。霍克斯在翻譯《楚辭》時便多用此法，更有甚者，於翻譯之後做大篇幅的注解以闡釋之，如

²⁷ 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三輯)》，頁 513。

²⁸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68.

²⁹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116.

³⁰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頁 80。

「扈江離與辟芷兮」一句，他就在譯文筆記中作了一段注釋，並且提出「花名的寓意並非一成不變」³¹的看法。在翻譯植物之時，霍克斯為了準確表達某種植物，往往會根據其特性或者其他方面對其進行增補翻譯，以求譯文明白曉暢。

比如《離騷》中「索胡繩之纒纒」句，其中「繩」字並非如今常說「繩索」之「繩」，與「背繩墨以追曲兮」中的「繩」並不同，若斷章取義，難免給讀者造成困擾。王逸云：「繩，香草而不能名其物。」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按：「繩者，繩毒也。」兩者都認為「繩」是一種植物，又因為蛇類常臥居其下食其種子，因而稱作「蛇床」。霍克斯翻譯此句為「And knotted the lithe, light trails of ivy」³²，用「the lithe, light trails of ivy」譯介「繩」，意思是「常青藤柔軟而輕盈的蔓枝」，使人一目了然。原文便是將這樣一種植物絞合起來，霍克斯的翻譯貼切自然，雖有增補，卻對理解原文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

又如，《九歌·大司命》中「折疏麻兮瑤華」句，霍克斯譯作「I have plucked the glistening flower of the Holy Hemp」³³，其中「the glistening flower of the Holy Hemp」(神麻的白花)翻譯的恰到好處。原上下句的意思是「折取神麻那白玉般的花朵，送給即將離去的神靈」。疏麻，傳說中用以饋贈的神物，又叫做神麻。其花朵被稱為「瑤華」。在譯文中，霍克斯翻譯「疏麻」為「the Holy Hemp」(神麻)，又通過增補，凸顯了其白色的花朵「瑤華」，使得譯文結構完整、意思明確。這樣一來，讀者在閱讀英譯本的時候，便能通過「神麻」這一名稱，去體會並揣測植物的象徵意義，從而與原作者產生共鳴。再如，《九章·悲回風》中「故荼薺不同畝兮」句，「荼」、「薺」是兩種不同的植物，荼味苦、薺味甘，如《詩》有「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之句便是說此。霍克斯將此句譯作「Bitter and sweet herbs do not share the same field」³⁴，用「Bitter and sweet herbs」(苦的和甜的香草)譯介「荼、薺」，經此一譯，即便讀者不曉得「荼、薺」二物是何種類，生長何處，也能洞悉兩者「不同畝」的原因，苦荼甘薺，本非一類，故不能同畝。

許淵沖在《翻譯的藝術》中提出：「如果譯者能夠發揮譯文語言和文化的優勢，運用深化、等化、淺化的方法，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如果譯詩還要盡可能再現原詩的意美、音美、形美，那麼文學翻譯就有可能成為翻譯文學。」³⁵此處談翻譯文學或許有點大了，但不能否認霍克斯通過增譯法進行

³¹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82.

³²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70.

³³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111.

³⁴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180.

³⁵ 許淵沖：《翻譯的藝術》(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年)，頁184。

翻譯，確有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之效。

陸、音譯：直取其音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漢字的歷史就是中華文明開端的歷史。數千年的積澱，中華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出現了一些僅存在於中華文化之中的文字、符號以及文化。域外漢學家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化時，針對遇到的特定名詞便只能通過音譯的方法進行翻譯了。音譯，顧名思義，就是以語音為基礎，根據發音進行翻譯。《楚辭》中的特定名詞不多，大都來自於中國的古代神話之中，屬於神話中虛構出來的神物，或是因其特性而被誇張借用於神話之中，所以對於這類事物，霍克斯便直接採用了音譯的方法，旨在告訴讀者這僅僅是產生於中國神話中的一種神物而已，中國人對其非常推崇。

比如，《離騷》中「總餘轡乎扶桑」句，霍克斯翻譯為「And tied their reins up to the Fu-sang tree」³⁶，其中「扶桑」便是音譯，譯作「the Fu-sang tree」（扶桑樹）。中國的古老神話說「金烏朝起扶桑，夜棲若木」，將「扶桑」視為一種神木。《山海經·海外東經》載：「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一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璞云：「扶桑，木也。」³⁷《淮南子·天文訓》中亦有關於扶桑的描述：「日出於暘穀，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³⁸此外，《哀時命》中「左袂掛於扶桑」、《九歌·東君》中「照吾檻兮扶桑」、《九歎·遠遊》中「維六龍於扶桑」，句中「扶桑」霍克斯盡皆音譯為「the Fu-sang tree」。同樣的例子還有《離騷》中「折若木以拂日兮」，霍克斯翻譯為「I broke a sprig of the Ruo tree to strike the sun with」³⁹，將「若木」音譯為「the Ruo tree」。若木也是一種神木，《山海經》中記載：「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⁴⁰

柒、結語

著名漢學家薛愛華在《唐詩翻譯的筆記》中寫道：「學者們的重大責任是來闡釋說明詩歌本身，說明詩歌的神秘性和複雜性，從而更加強了一個事實，即它們是用古老的，經典的或者已經不存在的語言寫成的，沒有一個現在的語言是可以和他們相提並論的。」⁴¹霍克斯譯介《楚辭》採取了各種譯法，相互融合互補，最大可能地將詩歌真實完美地呈現給讀者。正如英國著名漢學

³⁶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73.

³⁷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60。

³⁸ 何寧：《淮南子集釋·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33-234。

³⁹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p. 73.

⁴⁰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447。

⁴¹ Edward Hetzel Schafer. *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Schafer Sinological Papers (31), 1985.

家、文學翻譯家韋利所說：「考慮到意象是詩歌的靈魂，我已經著力避免強加我個人的想像於其上，或者是對原作中的幻想形象進行壓抑。」⁴²

霍克斯翻譯《楚辭》中的植物，很見功力。在歸化策略的引導下，他對書中出現的各種植物分門別類，依據其特性以及表像意義的不同，大膽採用概化、直譯、替代、增譯、音譯等翻譯手法，力求忠實於原文，信順之餘更求雅致，呈現最貼合原作的譯本出來。概化方法巧妙地避開了《楚辭》「多楚地風物」的翻譯難點，解決了一些很難摹狀貌的植物翻譯之難；直譯之法又是力求忠信，首尚質樸次兼文采，準確呈現《楚辭》之香草惡木，好惡明晰；替代法避免了他自設障礙、自設陷阱的尷尬，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植物替代那些晦澀難通的植物名稱，使文章暢達無阻；增譯法的應用，對所遇之鮮見植物，予以增補翻譯，或增其形狀、或增其特性、或增其同類，總能言盡其妙，達到表情達意之效果；音譯法更是保留了中華文化中神物的本來語音，使讀者在理解植物本身的同時也能通曉其本來讀法，有利於進一步研究。霍克斯翻譯《楚辭》的植物所用翻譯手法，真可謂異彩紛呈、別開生面，為中西方學者研究《楚辭》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意義。

霍克斯翻譯《楚辭》取得的卓越成就，與他自身的「求索」精神息息相關。1955年，他憑藉《楚辭的年代及作者考》(On the Problem of Date And Authorship in Ch'uTz'u)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在漢學研究領域展露頭角。薛愛華說：「在翻譯中，我們要尊重作者的語言：他的措辭是他精巧技藝的體現。換而言之，不要隨意替換文字含義的解釋，注釋等等，保持原有意象的鮮活和靈動。」⁴³這也是歷代漢學家在翻譯中國古典作品時一直追求的目標。正是因為霍克斯的卓越翻譯，才使得中國文學的經典之作《楚辭》的完整面貌為西方世界所熟知，所瞭解，從而進一步研究，促進了《楚辭》的海外傳播，厥功甚偉。

參考文獻

-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金良年，《論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黃伯思撰，《東觀餘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David Hawkes: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姜亮夫，《楚辭通故·第三輯》(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
李時珍著，宋敬東注釋，《本草綱目全解》(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

⁴² 陳惠，蔣堅松：《龐德與韋利漢詩英譯之比較》(外語與外語教學，2009年第2期，頁45-48)

⁴³ Edward Hetzel Schafer. *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Schafer Sinological Papers (31), 1985.

- 潘富俊,《楚辭植物圖鑒》(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朱熹注,《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張景豐,〈從中國歷史上四次翻譯高潮談翻譯理論的發展〉,《語言與翻譯》,第3期(2002年3月)
- 羅新璋,《譯藝發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周建忠,《蘭文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9年)
- 馬建忠,〈論翻譯(文摘)〉,《語言與翻譯》,第4期(1986年4月)
- 魯迅,《魯迅自編文集·且介亭雜文二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
- 許淵沖,《翻譯的藝術》(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年)
-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何寧,《淮南子集釋·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Edward Hetzel Schafer. *Notes on Translating T'ang*, Schafer Sinological Papers (31), 1985.
- 陳惠,蔣堅松,〈龐德與韋利漢詩英譯之比較〉,《外語與外語教學》,第2期(2009年2月)
- Gopal Sukhu. *The Shaman and the Heresiarc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 Sao*.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2.
-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lants in Chu ci by Hawkes
Qiu congcong, Chen liang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hu ci, Nantong, 226010, China.
- Abstract: "Chu ci" not only produces a great impact in China, Its influence on foreign literature is also profou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many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began to translate "chu ci", a romantic text. Hawkes, a British scholar, has been immersing in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for many years. He translated "chu ci" in 1959. Now based on Hawkes' translation, we try to probe into its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lants in order to have a preliminary comprehension of its translation methods, such as generaliz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substitution, amplific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We also try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its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lants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 Key words: Hawkes; Chu ci;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lants